

四十七

我走在山险道上，前后无人，赶上途中大雨。先是小雨，由它落到脸上，倒也舒服。继而越下越大，我只好一路小跑，头发衣服都淋湿了，见路边上方有个岩穴，赶紧爬了上去，里面竟堆了许多劈好的木柴。这洞顶颇高，一角斜伸进去，里面透出一道光线。从粗粗凿成的石级上去，有一个石头砌的灶台，上面搁一口铁锅，那光线是从灶台斜上方的一条岩缝中射进来的。

我转身，后面有用木头草草钉就的一张床，铺盖卷起，坐着个道士，正在看书。我不免诧异，也没敢打扰他，只是望着岩缝间不停抖动的灰白的雨线。雨下得肯定很大，我一时走不了。

“不要紧的，这里歇着好了，”倒是他先说话，放下手中的书卷。

他蓄着垂到肩头的长发，穿一身宽大的灰衣灰裤，年纪看来大约三十岁上下。

“你是这山里的道士？”我问。

“还不是。我替道观打柴，”他回答道。

他铺上对面展开的是本《小说月刊》。

“你对这也感兴趣？”我问。

“看着混时光，”他不经意说，「你身上都湿了，先擦一擦。」说着，从灶锅里打了一盆热水，递给我一块毛巾。

我谢了他，干脆脱光膀子，擦洗了一遍，舒服多了。

“这真是个好去处！”我说着在他对面的一段木头上坐下。「你住在这洞里？」

他说他就是这山底下村子里的人，但他厌恶他们，他兄嫂、乡邻和乡里的干部。

“人人都看重钱，人与人之间都只讲利害，”他说，「我同他们已经没关系了。」

“那你就打柴为生？”

“我出家快一年了，只是他们还没有正式收留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老道长要看我是不是心诚，有没有恒心。”

“那他会收下你吗？”

“会的。”

这就是说他坚信他自己心诚。

“你一个人长年这样在山洞里住着不苦闷吗？”

我望了望那本文学刊物，又问。

“比我在村里要清静自在得多，”他平心静气回答我，并不觉得我有意搅扰他。

“我每天还做功课，”他补充道。

“请问，都做些什么功课？”

他从被子底下摸出一本石印的《玄门日课》。

“这两天做不了事，才看看小说，”他看见我总注视他搁在铺上的那本期刊，又解释道。

“这些小说对你做的功课有没有妨碍？”我还是有些好奇，想知道个究竟。

“咳，这讲的都是世俗男女的事，”他一笑了之。他说他上过高中，也学了点文学，闲来无聊，看点书，“其实，人生都是那么回事。”

我不便再问他是否娶过妻，不好打听出家人的隐私，雨声沙沙，单调却又令人适意。

我不宜再打扰他，同他都静坐着，有很长一段光景，坐忘在雨声中。

我不清楚雨声什么时候停歇的。等我发现雨停了，起身道谢告别时，他说：

“不用谢了，都是一种机缘。”

这在青城山。

我后来在瓯江的江心洲上的一座石塔前，还见到了一位僧人，光着头颅，穿的一件朱红的袈裟，在佛塔前先合掌，然后跪下叩头，游人都围住观看。他不慌不忙，礼拜完毕，脱下法衣，装进个黑色人造革的提包里，提把手柄弯曲可以当拐杖用的雨伞，转身就走。我尾随他，走了段路，离开了刚才围观他礼拜的游人，上前问道：

“这位师父，我能请你喝杯茶吗？我想向你请教些佛法。”

他沉吟了一下，便答应了。

他面目清瘦，人很精神，看上去也只有五十多岁，扎着裤腿，脚步轻捷，我快步跟上他，问：

“师父看样子要出门远行？”

“先去江西访几位老僧，然后还要去好些地方。”

“我也是个游离的人，不过不像师父这样坚诚，心中有神圣的目的，”我需要找话同他说。

“真正的行者本无目的可言，没有目的的才是无上的行者。”

“师父是此地人？此行是告别故乡，不打算再回来了？”我又问。

“出家人四海为家，本无所谓故乡。”

说得我一时无话。我请他进了园林里一间茶座，拣了一角稍许安静处坐下。我请教了他的法号，交换了自己的姓名，然后有些犹疑。

“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好了，出家人无不可对人言，”倒是他先说了。

我便单刀直入：「我想问问师父为什么出家？如果没有妨碍的话。」

他微微一笑，吹了浮在面上的茶叶，呷了一口。望着我说：

“你怕也非同一般旅游，有点什么任务在身？”

“当然不是要做什么调查，只是见你这位师父一身轻快，有些羡慕。我虽然没有什么固定的目的，却总也放不下。”

“放不下什么？”他依然面带微笑。

“放不下这人世间。”说完，两人便都哈哈笑了起来。

“这人世说放下，也就放下了。”他来得爽快。

“其实也是，”我点点头，「不过我想知道师父是怎么放下的？」

他便毫不闪烁，果然说出了他一番经历。

他说他早年十六岁还在读中学的时候，便离家出走，参加了革命，上山打了一年的游击。十七岁随大军进入城市，接管了一家银行，本来满可以当个领导，他却一个劲要求上医学院读书。毕业后分配到市卫生局当干部，他还坚持要做医生。之后，他顶撞了他医院的党支部书记，被开除党籍，打成右派分子，下放到农村种田。乡里成立公社医院的时候他才弄去当了几年医生。其间，同个农村姑娘结了婚，一连生了三个孩子。那知道他竟然又想信奉天王，听说有位梵蒂冈的红衣主教到了广州，他于是专程去广州想找他请教天主教的真谛。结果不仅没有见到这位主教，反而背上个里通外国的嫌疑，这嫌疑犯成了他的罪名，又从公社医院里除了名，只好自学中医，混同于江湖郎中，谋口饭气。一日，他幡然醒悟，天主远在西方不可求，不如依皈佛祖，干脆家也不要了，从此出家当了和尚。说完便哈哈一笑。

“你还怀念你的家人吗？”我问。

“他们都能自食其力。”

“你对他们就没有一点挂牵？”

“佛门中人没有挂牵，也没有怨恨。”

“那么他们恨你吗？”

他说他也不愿过问，只是他进寺庙已经好多年了，他大儿子来看过他一次，告诉他右派分子和里通外国的案子已平反，他现在回去可以享受老干部和老革命的待遇，会重新安排他的工作，还要补发他一大笔多年来未发给他的工资，他说他分文不要，他们尽可拿去了，算是他修行的因果，他们也不再枉做他妻儿一场，之后则再也不要来了。此后，他们也就无从知道他的行踪。

“你现在沿途靠化缘为生？”

他说人心已经变坏了，化缘还不如讨饭，化缘是什么也化不到。他主要靠行医，行医时都穿上便服，他不愿损坏佛门的形象。

“佛门中允许这种变通？”我问。

“佛在你心中。”

我相信他已经从内心种种烦恼中得以解脱，面色一片和平。他行将远去，甚至为此欢欣。

我问他沿途怎么投宿？他说是凡有寺庙的地方，只要示出度牒，这佛门中人的通行证，都可以接待。但如今各地的条件都差，僧人不多，自己劳动养活自己，一般不容挂单长住，因为没有人供养，大的寺庙才得一点政府的接济，也微乎其微。他自然也不愿意加重别人的负担。他说他是个行者，已经去过许多名山，自觉身体尚好，还可以徒步作万里行。

“可以看一看这度牒吗？”我想这比我的证件似乎更管用。

“这不是什么秘密，佛门并不神秘，向每一个人随时敞开。”

他从怀里掏出一大张折叠起来的棉纸，首端油墨印的盘坐的莲花宝座上的如来，盖着个偌大的朱红方印，写上他剃度受戒的师父的法名，以及他在佛门中的学业和品位，他已经到了主法，可以讲经和主持佛事。

“没准有一天我也追随你去，”我说不清是不是在开玩笑。

“那就有缘了，”他倒挺认真，说着便起身，合掌同我告别了。

他行走很快，我尾随了他一阵，转眼他竟飘然消失在往来的游人之中，我明白我自己凡根尚未断。

之后，我在天台山下的国清寺前，那座隋代的舍利塔前，研读上面的碑文的时候，还无意听到过一场谈话。

“还是跟我回去吧，”从砖墙的另一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不，你走吧。”也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不过听来比较明亮。

“不看我面上，也想想你妈。”

“你就对她说，我过得满好。”

“是你妈要我来的，她病了。”

“什么病？”

“她总叫胸口疼。”

做儿子的不出声了。

“你妈叫我给你带了双鞋。”

“我有鞋穿。”

“是你一直想买的那种运动鞋，打篮球穿的。”

“这好贵呀，买这鞋做什么？”

“你穿上试试看。”

“我不打篮球了，这里穿不上。你还是带回去吧，这里没人穿这鞋。”

早晨，林子里鸟叫得挺欢。一片麻雀的唧唧喳喳声中，单有一只画眉唱得非常婉转，可是被近处的白果树的浓密的叶子挡住，看不见在哪个枝头。又有几只喜鹊飞来了，不停聒噪，砖塔那边长时间沉默。我以他们走了，转了过去，见这后生正仰着头，在望鸟叫，剃得发青的头皮上还没有香眼，他穿的一身僧人的短打衣衫，眉目清秀，面色红润，不像长期斋戒的和尚那种焦黄的脸色。他父亲也还年壮，显然是个农民，手里拎着那双刚从鞋盒子里拿出来白底红蓝线条的高帮子的新球鞋，吭着头，我估猜没准又是个强迫儿子成亲的老子。这小伙子会不会受戒？